

清儒學案

世章



水經注卷之四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二

天津徐世昌

孟瞻學案

十三經中左氏傳最稱繁博孟瞻專治此書欲爲劉鄭賈服諸儒作疏以懲杜氏之失長編已具傳子及孫三世一經未能卒業稿已蕭落清代新疏遂獨闕此一經惜哉述

孟瞻學案

劉先生文淇

劉文淇字孟瞻儀徵人嘉慶己卯優貢生候選訓導先生研精古籍貫串羣經於毛鄭賈孔之書及宋元以來通經解誼博覽冥搜實事求是尤肆力春秋左氏傳嘗謂左氏之義爲杜注剝蝕已久其稍可觀覽者皆係襲取舊說爰輯左傳舊注疏證一

書先取賈服鄭三君之注疏通證明凡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  
所勦襲者表明之其沿用韋氏國語注者亦一一疏記他如五  
經異義所載左氏說皆本左氏先師說文所引左傳亦是古文  
家說漢書五行志所載劉子駿說實左氏一家之學經疏史注  
御覽等書所引左傳注不載姓名而與杜注異者皆賈服舊說  
凡若此者皆稱爲舊注而加以疏證其顧惠補注及近人專釋  
左氏之書說有可採咸與登列末始下以己意定其從違上稽  
先秦諸子下考唐以前史書旁及雜家筆記文集皆取爲證佐  
俾左氏之大義炳然著明草創四十年長編已具晚年編輯成  
疏甫得一卷又謂左傳義疏多襲劉光伯述議隋經籍志及孝  
經疏云述議者述其義疏議之然則光伯本載舊疏議其得失  
其引舊疏必當錄其姓名孔穎達左傳疏序祇云據以爲本初

非故襲其說至永徽中諸臣詳定乃將舊注姓氏削去襲爲己語因細加剖析成左傳舊疏考正八卷又據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知項羽曾都江都核其時勢推見割據之迹成楚漢諸侯疆域志三卷據左傳吳越春秋水經注等書謂唐宋以前揚州地勢南高北下且東西兩岸未設隄防與今運河形勢迥不相同成揚州水道記四卷又讀書隨筆二十卷文集十卷詩一卷先生事親純孝父年篤老目眚侍起居朝夕扶掖寒夜侍寢以溫其足咸豐四年卒年六十有六子毓崧孫壽曾能世其學

參繆荃孫

儒學  
傳稟

### 春秋左氏傳舊疏考正序

六朝諸儒說經之書百不存一使後人略有所考見者則以唐人正義備載諸儒之說也然唐制試明經一依正義非是黜爲

異端遂使諸儒原書漸就亡佚故昔人謂唐人正義功過相等  
世知孔沖遠與諸儒刪定舊疏非出一人之手又永徽中就加  
增損書始布下知非孔氏之舊至於舊疏原文與夫孔沖遠等  
所刪定于仲謐等所增損者雖復覺其踳駁概謂無跡可尋近  
人有以舜典呂刑疏中兩引大隋謂非唐人之語然僅此孤證  
於全書體例未嘗細爲區分文淇質性駑鈍年二十始從友人  
所借得毛氏疏手自繕寫後乃得十三經注疏依次校勘朝夕  
研究竊見上下割裂前後矛盾心實疑之久矣近讀左傳疏反  
覆根尋乃知唐人所刪定者僅駁劉炫說百餘條餘皆光伯述  
議也文十三年傳其處者爲劉氏疏云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  
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爲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  
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源本出劉累插注此辭將以

求媚於世此疏未著何人之說無以知爲光伯語及檢襄二十四年傳在周爲唐杜氏疏云炫於處秦爲劉謂非邱明之筆豈韋唐杜不信元凱之言則前疏爲光伯語顯然可見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頌疏云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眾和而事濟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故告於神明也劉炫又云干戈旣輯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近咸服羣生遂其性萬物得其所卽功成之驗也此疏似前爲唐人之說及檢詩關雎序疏文義與此大同惟刪去劉炫又云四字據詩疏知此疏皆光伯語據此疏知詩疏皆非沖遠筆也約舉二端足見唐人勦襲之跡已然按孔氏左傳疏序云其爲義疏者則爲沈文阿蘇寬劉炫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體本文惟旁攻賈服

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楚然聰惠辨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又意在攻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勅刪定據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旣云據以爲本原非故襲其說又序以旁攻賈服爲非而疏中攻賈服者正復不少豈孔氏旣斥其非而復躬犯其失光伯亦攻賈服非止蘇氏序稱辨博寡傳卽指疏中駁正賈服者光伯之疏本名述議隋經籍志及孝經疏云述議者述其義疏議之雖指孝經述議而言其餘詩書及左氏傳光伯皆名述議應亦述其義疏議之然則光伯本載舊疏議其得失其引舊疏必當錄其姓名而或引申其說或駁正其非永徽中將舊疏姓氏削去襲爲己語便似光伯申駁唐人

將謂光伯述議在唐人正義後乎唐書孔穎達本傳云本名義

贊後詔改爲正義今左傳疏間有刪改未盡言今贊者

隱元年襄元年

十一年二十九

即是義贊序所謂特申短見者也其言今贊皆在舊

疏之後而別爲一說又疏凡云今刪定知不然者斯則沖遠之

筆與序奉勅刪定之言合其無刪定之文必是光伯原本足知

勦襲舊疏斷非沖遠之意而出于永徽諸臣之增損也又按唐

會要云貞觀十二年國子祭酒孔穎達撰五經義疏馬嘉運駁

正其失有詔更令詳定

會要不載詳定年月據孔氏序云至十六年又與前修疏人覆更詳審知爲貞

觀十永徽三年詔太尉趙公無忌等

穎達本傳云于仲謚等就加增損

刊正四

年進之頒于天下以爲定式然則沖遠受詔刪定在貞觀十二

年更令詳定在十六年沖遠卒於十九年而永徽中諸儒考正

僅及一載期限更促乖謬宜多宋端拱間孔維表上五經正義

云孔穎達考前代之文採眾家之說用功二十餘年成書百八

十卷是乃未經考詳失其事實者也或又謂疏中每引定本易繫

辭引定本二條書禮各數條毛詩左傳所引最夥定本出于顏師古則疏爲唐人之筆

可知近世諸儒咸同斯論按顏師古本傳云帝嘗歎五經去聖

久遠傳習寢訛詔師古於祕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是師古原有

定本然漢魏以來校定書籍者正復不少卽如北齊郎茂于祕

書省刊定載籍隋蕭該開皇初奉詔與何妥正定經史又劉焯

傳云焯與諸儒於祕書省考定羣言是齊隋以前皆有定本詩關

雖序故正得失疏云今定本皆作正字襄二十三年傳申鮮虞之傳摯爲右杜注傳摯申鮮虞之子疏云俗本多云申鮮虞之

子今案注云傳摯申鮮虞之子若傳先有子字無煩此注故今定本皆無皆之云者非一本之詞也疏中所云今

定本者當係舊疏指齊隋以前而言必知非師古定本者其驗

有十焉禮器匹士太牢而祭謂之饗疏云盧王禮本並作匹字

今定本及諸本并作正字熊氏依此而爲正字恐誤也據此是定本乃在熊氏前檀弓弁經葛而葬注旣虞卒哭乃服受服也疏云皇氏云檀弓定本當言旣虞與喪服注會云卒哭者誤也文王世子諸父守貴宮貴室疏云此貴宮貴室總據路寢皇氏云或俗本無貴宮定本有貴宮據此是定本亦在皇氏前其驗一也襄二十七年傳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疏云古本亦有不重言諸侯者今定本重言諸侯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不重是也劉炫豈及見師古定本而以定本爲非其驗二也詩疏多引定本集注集注乃梁代崔靈恩所作若唐人引師古定本不應定本集注並列而定本反在集注之前其驗三也師古但定五經未聞更校公穀宣十七年左傳疏引穀梁定本作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公羊疏云舊本題云春

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何氏今定本則升公羊字在經傳上退隱公字在解詁下未知自誰始也則是公穀皆有定本其驗四也孔穎達傳與師古同受詔撰五經正義今疏中有以定本爲非者夫豈師古自駁其說其驗五也顏之推家訓云齊侯疥遂疔世閒傳本多以疥爲疥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瘡此臆說也今左傳疏云今定本作疥若謂師古所定則是數典忘祖其驗六也匡謬正俗云襄五年楚公子王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夫爲王夫此與庚午不相類固宜依本字讀爲王夫此書亦師古所作其定本應與之同今左傳疏作王夫不云定本作王夫其驗七也又師古本傳云詔師古於祕書省考定旣成悉詔諸儒議各執所習共相非詰師古輒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人人歎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

下定本旣已奉勅頒布正義豈能復議其非其驗八也舊唐書云貞觀七年頒新定五經於天下永徽四年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是則二書並行不聞以師古定本載入正義其驗九也陸德明卒于高祖末年貞觀四年師古始受詔考定五經詩兔爰箋云有所操戚也釋文云操七刀反今作躁與定本異與箋義合魚麗傳云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釋文云定本芟作操七刀反陸氏不見師古定本釋文乃兩引之且爲之作音其驗十也凡此證驗易爲討覈定本旣非師古書則疏安見盡皆唐人筆耶今一依孔氏序例細加析別凡得二百餘條釐爲六卷其餘易尙書毛詩禮記諸疏猶將次第考正庶冀六朝舊疏稍還舊觀云爾

文集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二  
六  
答黃春谷先生書

接讀手教雅荷惓惓雒誦之餘具見大君子實事求是之意與誘引後進之心迥非流俗所能希冀其萬一大箸四條旁通曲證妙義環生洵漆室之燈迷津之筏也文淇於左氏學牘涉藩籬未窺宦奧書中所明四義皆蓄疑已久者僖三十年傳饗有昌歜自正義謂此昌歜之音相傳爲在感反而人不知昌歜之歜當音觸自玉篇以𩇛爲昌蒲菹而人不知昌歜之字本當作歜不當作𩇛段氏玉裁謂昌陽氣辛香以爲菹其氣觸鼻故曰昌歜於歜字之本字本音可謂明白了當而又謂歜與𩇛可相假借則猶爲玉篇所惑先生謂𩇛之起于蜀蜀本有上觸之象加角則爲角之觸加欠則爲氣之歜說文解歜爲盛氣怒正是觸之本字觸行而歜始廢可無疑於昌歜之歜當音觸矣謂

𪔐以𪔐爲聲而卽以感爲義與昌蒲菹義了不相涉可無疑于昌歎之歎本當作歎矣謂歎在燭部音觸𪔐在屋部音感其變爲在感徂感反實方音展轉誤會且假借之字但取同聲安有𪔐爲假字而反直據本字之義居然訓爲昌蒲菹者可無疑於歎𪔐之不能相假矣昔人謂不通假借而但泥古義不可以解古書愚竊謂但講假借而不明本義亦未可以解古書此類是也宣十二年傳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𪔐之脫扃少進馬還又𪔐之拔旆投衡乃出傅氏以𪔐爲毒直同讐語杜氏訓𪔐爲教亦與情事不合說文引作楚人𪔐之黃顥說廣車陷楚人爲舉之此必左氏先師之說惠氏九經古義亦從說文而以傅氏爲非至杜氏謂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前人從未有正其誤者先生謂拔旆投衡自是兩事拔投互文去此兩物則車輕馬

便乃可得出若使置臥則旆愈橫長拖逼馬首勢更阻于帆風  
車陷而不能進正須多人助力移舉車上機礙重物以爲釋卸  
輕便之地卽今時道路陷車之情狀體會曲至可謂物無遁情  
矣至衡旣脫去恐人疑無從縛輓則又引皇侃論語疏見雖去  
衡而輓亦可暫著于輶正來教所謂鉤隱使之徑通羈周務其  
隙泯也襄二十五年傳表涇鹵杜解涇鹵爲埆簿之地正義引  
賈逵說涇鹹也鹹地必薄意謂杜說同于賈氏文淇竊疑之說  
文鹵西方鹹也是鹵正訓鹹涇之爲鹹古無其訓卽涇可訓鹹  
而鹵旣訓鹹涇復訓鹹詞義重疊無復文理古人所鹵並言然  
東方謂之陂西方謂之鹵陂與鹵有分也鹹鹺並言然鹹銜也  
北方味也大鹹曰鹺鹹與鹺有分也涇鹵同訓爲鹹果何分乎  
推原賈逵之注當云涇鹵涇鹹也以鹹解鹵而不解涇字意謂

淳與鹵對文鹵為鹹薄之地則淳為和美之地以淳為和美人

所易知故不言也

周禮草人疆鹵用蕒輕熨用犬注疆鹵堅者輕熨輕脆者以鹵解堅非訓疆為堅以脆

解熨非訓輕為脆注釋中每有此例

正義所載古注經其刪節者不少此條淳鹹

也三字必非賈氏原文其刪節處雖無可考然按下文數疆潦

賈逵以疆為疆鹵堯堯之地

賈讀疆其兩反沈氏欽韓謂字當作疆不加土

謂非疆即

潦并衍沃賈逵云下平日衍有漑曰沃每字各具一義其餘賈

氏無注按山林藪澤京陵隰皋每字異訓人所共知所謂規偃

豬者謂于豬水之地作偃

即偃

以受之町原防者謂于豬旁平原

之地作防以止之

稻人以豬畜水以防止水鄭司農說豬防以春秋傳曰町原防規偃豬立謂偃豬者畜流

水之陂也防豬旁隄也

偃豬原防雖非對舉之詞亦每字各具一義何獨

淳鹵二字同訓鹹乎足知淳之訓鹹斷非景伯之說况叔重本

從賈逵受古學篇中所引左傳大都景伯之說許沖序稱慎博